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IL TEMPO INVECCHIA IN FRETTA

Antonio Tabucchi

时光匆匆老去

[意] 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沈萼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L TEMPO INVECCHIA IN FRETTA

Antonio Tabucchi

时光匆匆老去

[意] 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沈萼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6225

Antonio Tabucchi

IL TEMPO INVECCHIA IN FRETTA

Copyright © 2009, Antonio Tabucch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匆匆老去/(意)安东尼奥·塔布齐著;沈蓁
梅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3616-2

I. ①时… II. ①安… ②沈…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395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骆玉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375
字 数 8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16-2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时光追随着阴影匆匆老去。

——“献给克里齐亚”^①，苏格拉底

① 克里齐亚(公元前160—公元前103年)，雅典政治家和作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目 录

001	圆圈儿
014	淅沥，淅拉，淅沥，淅拉
035	云彩
060	餐桌上的亡人
079	将军之间
090	我眷恋风
095	电影节
105	布加勒斯特依然如故
118	意想不到的事
132	后记

圆 圈 儿

“当我向他问起我们年轻时代那些岁月时，他回答说：‘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但还是留下了某些东西。’当初我们是那么天真幼稚，又那样年少气盛，不谙世事。”

老教授停止不说了，露出一种几近忏悔的神情，他匆匆擦干睫毛上冒出一颗泪珠，用手拍了一下脑门，似乎在说：我真傻，请你们多多原谅。他松开那条少见的橘红色蝴蝶结领带，用他那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法文道了声：“对不起，请原谅，对不起，请原谅，我忘了诗歌的题目是《老教授》，伟大的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诗作。”这时，他指了指自己，像是想说明那首诗描述的人物与他有些许吻合。然后，他又喝了一杯卡瓦度斯苹果酒，这比诗歌本身更令他激动，他忍不住轻声哽咽起来。大家都站起来安慰他：“沃尔夫冈，别这样，继续念下去。”老教授用一张方形格子大手绢擤了擤鼻子。“我问起他那张照片，”他用洪亮的声音继续说道，“就是写字桌镜框里的那张。‘他们是亲人，曾经

是亲人。兄弟，堂兄，嫂子，妻子，坐在膝盖上的女儿，女儿怀里抱着的猫，开花的樱桃树，以及那棵樱桃树上空飞翔的一只看不清的什么鸟儿。’他回答我说。”

余下的话她没再听见，抑或不想听。“圣加仑州的老教授是多么可亲啊。圣加仑州的堂兄弟们是有点儿土气，”那是有一天晚上在厨房里听叔婆说的，“是些古怪的人，都是些好人，不过他们是生活在那种湖光山色的偏僻地方。”不过，她觉得圣加仑老教授别有趣味，他甚至还把打算在敬酒时朗读的诗篇影印了几份，放在摆好的酒席上供宾客们拜读，一旁是美味可口的甜点和奶酪，那是多么高雅的品位啊！因为按他的说法，那是对爷爷，“我可怜而难以忘怀的兄弟约瑟夫最好的纪念，本来上帝应该呼唤我去顶替他的。”然而，他却在这里还活得挺健朗，因为经常喝烈酒，鼻子上的红色老年斑显得更为鲜明，而奶奶却安详地聆听着（或许她在睡觉）小叔子赋诗赞颂她已故的丈夫，因为那天是她丈夫去世十周年纪念日，那也是全家隆重聚会的缘由。“应该悼念去世的人，但不管怎样，生活得继续，而得继续下去的生活更值得庆贺，甚至比悼念亡人更为重要。让爱嫉妒的人心里难过去吧，因为家庭就是家庭，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家庭，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创建过驿站，当时的驿站从日内瓦一直通到圣加仑州，从康斯坦茨湖通到德国，从德国通到波兰，驿站的一些照片和印刷品，都保存在家

庭相册里，后来从那些古老的驿站衍生出贸易网，这使得如今的齐格勒家族在瑞士乃至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驿站当初的创始人早都已过世，业已年迈的后裔不久也将陆续去世，但家族却延续着，因为生活在继续，为此，我们带着子子孙孙相聚在此，庆贺继续着的生活。”圣加仑的叔公兴奋地讲完了话。

富有悠久传统的家族的后裔们都在那里就座。圣加仑的叔公用激动的声音高声朗读诗篇时，那戏剧性的手势似乎正是冲着他们的：已经戴上领带满头金发的小孙子，以及满脸雀斑的小女孩，他们都不知道那手势是冲着他们的，也根本不知道那个他们从未见过的约瑟夫爷爷，他们正全神贯注地抢着吃一块巧克力蛋糕呢。小男孩抢先吃到了，鼻子上沾着的奶油，活像木偶剧《吉尼奥尔》^①里人物的胡须，这表明他赢了；最小的媳妇，皮肤白皙的格莱达，用一块带花边的餐巾那么关切地擦去了小男孩脸上的奶油，那餐巾也跟叔公一样是圣加仑州的。她微微笑了笑。那是一种甜美的微笑，浮现在红润的乳白色脸庞上，白里透红，如同当地人说的：奶和血。不过也许不是在日内瓦，而是在卢加诺：奶和血，多奇怪的混合，她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几近恶心，也许因为她想象到：在一罐牛奶中掉下几滴鲜血。她的思绪立

^① 法国一部经典木偶剧及其主要角色的名称。

刻径自回到一个并不是她的童年的时代，回到了一个消失在时间中的家乡，就在家乡的山脚下，在那里，在那个城市里，现在大家正在纪念一位名叫约瑟夫的爷爷，那并不是她的爷爷，她从来没有认识过那个爷爷。当初人们管那个地方叫马格里布^①，好像它属于一种抽象的地理。当她还是小姑娘时，不知道她的先祖们生活过的地方叫马格里布，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他们只不过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就连外祖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外祖母的形象从她记忆中如同从一口枯井里浮现出来，多奇怪啊，因为那不是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对人们对她讲述过的一位外祖母的记忆。她从未见过外祖母，自己从未见过的一张脸孔怎么能记得清呢？然而，她想起了她母亲，她很坚强，却又那么柔弱，她十分漂亮，大大的眼睛，仪态高贵，而且她还想起了她母亲说话的声调，操着古老的、十分古老的女中音，因为那声音来自沙漠之心，那里连贩卖人体的阿拉伯人都不敢闯入，连贩卖灵魂的天主教神父也不敢前往。最好别去烦扰柏柏尔人^②，跟他们是无法做交易的。同时她也在寻思着，自己的这种深厚感情究竟来自何处，她感觉到，这种情感就来自她看到格莱达悉心为小男孩擦净脸上的巧克力奶油蛋

① 非洲西北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以及摩洛哥接壤之地，在阿拉伯语中是“日落的地方”之意。

② 地中海种族，居住在靠近非洲西北部的地区，几乎都信奉伊斯兰教。

糕污渍的那一瞬间。这是一种凭空产生的感情，就如同她的回忆，那不是真的回忆，而是回想起一个故事，而且还谈不上是一种感情，而是一种激情，实际上也谈不上是一种激情，只是一些形象，是她还在孩童时，听着别人回忆时幻想出来的形象。然而她后来又忘了那遥远的想象出来的地方，这令她惊诧。为什么她儿时听母亲说到过的那些沙漠之地，已经深埋在她记忆的沙漠之中了呢？“林荫大道”，这是她记忆中的地理名词，她父亲曾拥有过一家很气派的律师事务所，就坐落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事务所里贴着印有花卉图案的壁纸，还有靠背大皮椅。当时她父亲是巴黎一家事务所的著名律师。她就是在事务所楼上的一个套房里长大的，套房内高高的窗子还有灰泥腻子做的窗框装饰，“一座豪斯曼^①设计的楼房。”家里人他们总这么说：是一幢豪斯曼的建筑物，而豪斯曼就是豪斯曼，没有别的，可是这跟此时的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到格莱达替她儿子擦去脸上的奶油蛋糕污渍时，她这样问自己。她问自己的这个问题，也是她想问前来参加家庭聚会所有成员的，这个家庭如此好客，又如此慷慨地举办酒席，为的是纪念一位勇敢的爷爷，当初他能干地把几处驿站改造成一个收益丰厚的商贸企业，如今这个企业也属于她，因为它曾经属于米歇尔。可现在为

^① 豪斯曼(1809—1891)，法国著名城市规划师，主持巴黎大改造计划。

什么要把豪斯曼先生扯出来呢？他们会把她当疯子看的。“我亲爱的，”格莱达可能会这样说（要是格莱达这样说就好了），“可是这与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城市规划大师豪斯曼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曾经重新规划了巴黎，你就住在他设计的一座楼房里，可你为什么这会儿想起他了呢？”格莱达有过在日内瓦生活的经历，与巴黎相比，她把日内瓦看作是一个省城，或许在她看来，提起豪斯曼是一种挑衅。这种事可不该在家庭聚会的餐厅里说，在那幢窗户宽敞面临大海的结实的楼房里，面对这一桌的美味佳肴，她能谈什么沙漠吗？要是谈的话，他们会问她，这跟沙漠有什么关系呢？她会回答说：“有相反的关系，这是因为你们，在这里，你们跟前有一个美丽的湖泊，荡漾着清澈的湖水，湖心甚至有一个高达百米的立式喷水池，而当初我的外祖母却生活在浩瀚的沙漠里，当她还是小姑娘时，早晨她得到凯里布^①那边的井上去提一罐水，现在我想起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当时她得摸黑顶着水罐走三公里路去那里，再顶着灼热的阳光走三公里路回来，而你们是不会真正明白水意味着什么的，因为你们现在有的是水。”

这些话该说吗？他们有什么过错吗？不过，也许她可以说，她想起了“奶和血”这个说法，她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在她年幼

① 突尼斯北部沿海地名。

时，她外祖母有时带她到牛棚里去，她着迷似的看着外祖母把白色的奶汁从母羊的乳房挤到锌制奶桶里，然后她们像对待上帝的馈赠那样又恭敬地把挤出的奶提到家里。不过，倘若那洁白的牛奶里有几滴血，她会感到恐怖，她会吓得逃跑，但她不能那么说，因为那不是回忆，那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的回忆，她从未进过那个牛棚。“而就这样，现在我避开虚构的回忆，现在我在这里，”她想道，“这个热情的家庭亲切地敞怀欢迎了我，我向大家致以歉意，我说的事情不符合逻辑，可能是因为我刚才看到我那肤色较深的双手，我听到‘奶和血’这个说法确实觉得有点儿奇怪，也许，我需要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日内瓦的夏天比巴黎更热，湿度更大，我很喜欢这次聚会，你们大家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可几年前我跟米歇尔订婚后，他把我带到山上的牧场去，好像我当时确实需要清新的空气。我们是乘公共汽车去的，那辆一直开到最远一个村落的公共汽车，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牧场并不远，要是乘一辆出租车半小时就到了，其实牧场就在不到一千米的地方，米歇尔应该是去那儿睡午觉了，你们告诉他别担心，我晚饭前就回来。”

天气很热。人们会问，在海拔一千米高的地方怎么会比城里更热呢？也许城市会感到湖泊产生的气候效应，一汪清澈的湖水毕竟会使周围空气变得凉爽，这符合逻辑。不过，这里也许与日内瓦的

气温一样，也许只有她才感到热，一种体内产生的热，就像体温一样，唯有身体才感觉到为什么会比四周环境的温度高出很多。高原上阳光十分强烈，另外，没有树木，唯有一望无垠的草原，多少年前，米歇尔第一次把她带到高原时，那儿还是一片麻絮色大草原，那是春天，因为冬天雨水的滋润，高原呈一片绿色。当时他们相识不久，她从来没有来过瑞士，当时他们简直还都是孩子，米歇尔上医科最后一年，那是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因为那年六月他刚大学毕业，他们在他毕业时一起庆祝了他二十五岁的生日。她瞬息间想到了时光，想到了什么是岁月，不过仅仅在一瞬间，因为那麻絮色的草原重又吸引住她的目光和她的思绪，当时在草原短短的草根上不好行走，可能是六月份农民们为储备过冬的干草刚刚收割过。她想，绿色变成了黄色，而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日历：月份、年份、日期。她大声说道：“快四十了。确切地说是三十八岁了，不过，三十八岁跟四十岁差不多。可我还没有儿子。”她意识到自己是在大声说话，她像是在那片焦黄的草原上，对着不存在的剧场正厅里的观众说话。她继续大声说道：“为什么他们先前不这样问我呢？一个结婚十五年的女子怎么可能还未生过孩子，但为什么没人问呢？”她席地而坐，坐在扎人的草根上。倘若这是跟米歇尔事先说清楚的事情，或许还说得过去，可这不是他们俩人情愿的。事情就是这样，总而言之，就是没生下一个儿子，她从来没有问过为什

么，她一直觉得这是正常的，如同她生长在林荫大道上的一幢漂亮的套房里一样正常，好像住在那座富有巴黎气派的楼房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比那更自然的事情了，世上的事情就像你想要的那样存在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驾驭它们，否则就放任自流了。

“的确如此，”她自言自语道，“但究竟是什么在驾驭一切呢？难道有某些东西从外部驾驭着我在周围感受到的那种强有力的气息吗？”变成荏儿的青草，随着季节的转换重又变成青草，还有即将过去的八月底闷热的白日天气，她突然觉得特别可亲的住在日内瓦老房子里的老奶奶，还有那饮酒过多吟诵诗句的圣加仑州叔公，她想到他那松开的蝴蝶结领带，以及他鼻子上的红色痞子，她泪水盈眶，不知为什么，她眼前出现了一个牵着妈妈的手从村镇集市回来的小男孩，集市散了，是星期日晚上，小男孩手腕上系着一个充满气的气球，小男孩把它当战利品似的牵着它，突然，啪的一响，气球瘪了，有什么东西刺破了它，然而，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是篱笆上的荆棘？她觉得自己仿佛是那个突然发现手中气球瘪了的小男孩，有人偷走了他的气球，不，气球还在，只是有人把里面的空气放跑了。那么，就是如此，难道时光就像空气，难道她让空气从一个很小的洞孔里漏了出去却没有发现？可是洞孔在哪里呢？她无法看见它。她又想到了米歇尔，想到开初几年他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日子，每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疲惫不堪，她总是等他到半夜，吃着

她赶着做的面条，那是美好的岁月，米歇尔当时是在研究一种药物，能把孩子们从可怕的疾病里拯救出来。这是十分美好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他能够拯救的孩子中没有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去拯救抽象的孩子们呢？那些夜晚十分清晰地回到她的记忆之中，他们静静地聆听着肖邦的《夜曲》，有时候米歇尔还建议放一盘柏柏尔人的音乐，说非洲人的击鼓声能消除他的疲劳和他的不安情绪，可是她实在受不了那些击鼓声。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套房里就寝，房子朝向巴黎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广场。他们相爱甚欢，但那种爱从未使他们生下一个孩子。

而为什么偏偏现在她才问自己为什么呢？就在那个不属于她的地方，在那炎热的八月份荒芜的平原上，她才问起自己呢？也许是因为比她小两岁的格莱达，产下了一双可爱的孩子，她确实想到了“产下”这个词，而她为自己这样想感到后悔，觉得挺庸俗的，但同时又直觉地认为十分真实，那是活生生的事实，因为是身体产下来的。肉体重新生出肉体自己，传承着自己，只要肉体是活的，用裹在肉体里面的体液，只要有水，那胎盘里的羊水供养着接受肉体传承的小小细胞。水。她似乎明白了，一切都取决于水，而她不得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体内缺少水呢？是不是她也难以逃脱几世纪以来与沙漠做过搏斗的人们所遭受的命运呢？他们抵御着铺天盖地的黄沙，而后，又不得不屈服而远走他乡，而且如今在他们祖先曾

经生活过的地方，水井全被埋了，剩下的只有沙丘，这她知道。她突然惊恐万状，她的目光迷茫地转向那一片黄色的沙原，地平线上的一轮红日开始下山。而就在这时，她见到了马群。

那是有十来匹骏马的马群，也许更多些，几乎全是灰色的鬃毛，有几匹马身上带有斑点。不过，稍稍站在其他几匹马前面的是一匹黑色的种马，高傲地仰着脖子，好像它是马群之首，它用一只马蹄踢地，嘶叫了一声。马群离她不远，不超过两三百米远，但先前她没有看见马群，当看见它们时，她才觉得马群也在看着她，这时黑色的种马嘶鸣得更欢，好像相互看了一眼形成了一种默契。在那炎热的下午，马儿疾步奔跑起来，黑色种马扬起鬃毛，更加响亮地嘶叫一声，它疾步如飞，把马群远远地甩在后面。她望着它们向前奔跑，看得出神，发现无垠的草原迷惑了视觉，马儿奔跑在比她感觉到的更远的地方，抑或得花很多时间才能接近它们，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某些场景，马蹄腾空的动作有如流动的液体，好像体内具有一种隐藏的秉性，正在显示出一种奇怪的魔法。马群就这样向前奔跑着，那么洒脱，像游云激流般奔腾起伏，它们给人以梦幻的感觉，好像在空中飘逸，但马蹄仍碰触到地面，因为它们身后扬起一片厚厚的尘土，遮挡住那边的地平线。它们不断变换着队形向前奔跑，时而列成一队，时而散开呈扇形，时而相互穿梭着，仿佛每